

《直視死亡，能讓我們活得更好嗎？》



公視主題之夜這週的議題是《直視死亡，能讓我們活得更好嗎？》搭配的是心理治療界大師歐文亞隆的紀錄片，直視死亡可說是歐文亞隆一直以來的寫作主題。（紀錄片可在公視+看到）

不過在看完之後，我感覺這部紀錄片比較像是介紹歐文亞隆這個人，包括他的研究、他的成就，以及他的人生。他重讀自己的著作，他從兒子口中聽到他已經忘記的自己，還有他的新的伴侶 -- 歐文在他92歲時再婚。用這部影片搭配「直視死亡」這個議題，應該是以一個幽微（或是幽默？）的方式。比較引起我注意的，其實是他的舊伴侶與新伴侶，但不是以一個八卦的角度。畢竟我當初認識歐文亞隆這個人，是從他與妻子瑪莉蓮亞隆合著的書《死亡與生命手記——關於愛、失落、存在的意義》開始。86歲的瑪麗蓮罹患癌症，命不久矣，此時歐文亞隆也88歲了。已經著作等身的兩人約定合寫一本書，寫下等待死亡與陪伴死亡的心情。兩人負責的章節交錯，像是交換日記。寫作中途瑪麗蓮死亡，由歐文亞隆完成剩下的章節，悲傷因為誠實所以很真實。



如同紀錄片所記述的，兩人在智識上旗鼓相當，相互啟發。歐文亞隆是心理治療大師，是橫跨心理治療、哲學與小說創作的作家，瑪麗蓮歐文則是美國女性主義作家和歷史學家，曾出版《乳房的歷史》、《妻子的歷史》與《法國人如何發明愛情》等書，歐文亞隆說瑪麗蓮亞隆帶他認識歐洲的哲學家與文學。生前兩人是對方的第一讀者，兩人合著的《死亡與生命手記》見證他們六十幾年的愛情。

但在在瑪麗蓮過世三、四年後，歐文亞隆再婚了，與曾來找自己諮商的另一位治療師。坊間對此事的評論角度有二：諮商倫理與深情人設，正反意見都有。

雖然我對歐文亞隆已經有一些認識，這部紀錄片還是給了我新的刺激。首先是影片似乎認為自己有義務對於深情人設的毀壞有所回應，這點有趣。歐文亞隆的女兒與歐文家好友曾在影片裡說：「如果瑪麗蓮還在，她會希望歐文再婚。」、「我覺得是瑪麗蓮把 Sakino（歐文亞隆的新伴侶）帶到歐文身邊。」其次是歐文亞隆女兒在影片說的，瑪麗蓮當年其實對於歐文沈浸在自己的工作，家務與小孩的事情都交給她存在不滿。

看完紀錄片，我更為深刻地感受到故事與人設的重要性，我也因此對於所看到的故事、主敘事或是人設有更高的警戒。故事經常省略很多妨礙閱讀的細節，人設有時候是助力也是阻力。人設畢竟不是真的人，真的人生，因此許多不方便的細節還是會幽幽地冒出來。因此我們需要新的故事，修正的人設，才能讓人與故事重回方便消費的敘事之路，讓消費者有個可以崇拜的對象，可以嚮往的人生。

撇開對於批評的回應，歐文女兒的話不免讓我繼續去想：瑪麗蓮真的會講那樣的話嗎？影片給人的暗示是瑪麗蓮出於對於歐文的愛情，但我想的是，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，她會多在乎她的丈夫在她死之後另尋伴侶？作為一個有成就的女性主義研究者，瑪麗蓮歐文有多需要死後繼續被丈夫深愛，才會不枉此生？

或許我想太多了，影片的重點終究在於歐文亞隆，其他人都是在成就他這個人。瑪麗蓮亞隆之所以需要被認為會講那樣的話，或許真正需要那句話的是歐文亞隆的消費者，一個深愛前妻與被前妻繼續深愛的丈夫。